

愛

情

與

騎

士

林義雄譯

—謹以此文獻給本校騎射分會全體會員—

年輕的大衛到長島準備迎娶他的未婚妻——菲拉克小姐，同時也見到了她的家人——父親和哥哥，父子倆有一個共同的癖好，那就是愛馬。他們對馬的愛好勝過一切東西，只要一提起馬，從早到晚絕不會感到疲倦，他們也養了很多好馬，老菲拉克曾經發過一個承諾：

「只要有人向他女兒求婚，他並不問他的出身是否正直，人品如何，只要有優良的馬術，或在馬術上能够回答他的問題，就可以將女兒嫁給他。」

大衛是在一次的歐洲旅行時認識了菲拉克小姐和她的母親，所以在此以前他並沒有見到菲拉克父子。

更不幸的，大衛來到的此時正巧是一個狩獵季節，晚上，當他與菲拉克母女閒談完了後，老菲拉克父子即走了過來，首先小菲拉克開腔道：

「大衛先生你一定會騎馬吧？」

「噢！沒有什麼東西比騎馬再好了，我對騎馬的興趣勝過吃飯和睡覺哩！」大衛直接了當地回答着。

可是事實上，大衛一生中從未騎過馬，並且也最怕馬，因為事先菲拉克小姐曾將她父親的癖好和承諾告訴過他，因此他不得不咬着牙根，硬着頭皮說他也有愛馬和騎馬之癖。

接着小菲拉克說：「那好極了！明天打獵時把我們的好馬「撒旦」給你用，不過「撒旦」在起跑時有點難於控制，去年牠曾摔死了我們一個夥計，從那時起就沒人願意甚至敢騎牠，可能以你優越的騎術是很容易控制他的。」

大衛倒吁了一口氣。一晚大衛都沒睡好，不時被那恐怖的明天驚醒，他好像時時被一匹鼻孔冒火的野馬摔在地上，摔得筋骨碎裂。

第二天早上他想對他們說：「我已經病了。」而且事實上他真的感到不舒服，不過他又想到，在此做客期間，無論如何總會請上馬的，一切，只有聽天由命了。

天氣很壞，烏雲滿天，大衛盼望着今天的打獵能因惡劣天氣而取銷。正在這憂疑思索時，僕人拿着打獵用具進來，一切的希望頓成泡影。

「撒旦」已經被幾個人拉出來，他們正在設法制服牠的野性。大衛垂着頭憂傷的走下樓來，他本來就不舒服，而又看到「撒旦」那副野像，更使得他昏暈和戰慄，他想必得等所有的獵人都出發後自己再上馬。如此決定後，他即將帽子拉得低低的幾乎蓋上了耳朵，咬緊了牙根，看着所有的獵人都出發了，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馬背，身子尚

未坐正，兩隻腳還沒找着馬鐙子時，「撒旦」已飛奔而馳，大衛僅知雙手緊緊的抓住了馬鞍，其他外界的一切，他什麼也不知道了……。

不到五分鐘，「撒旦」即超過了所有的馬群，大衛仍舊死死的抓住馬鞍，兩眼緊閉，儘管「撒旦」如何的躍跳，他却不知為何沒被摔下，所幸的是其他獵人離得很遠，看不見大衛這份低劣的騎術和坐相，甚至他像一個遙遙在前的領隊者，菲拉克父子也在背後離得遠遠的。

正在奔馳間，一條懸崖絕谷突然橫在面前，通常獵人都是繞道左面的一條橋，從沒人敢嘗試從這裏直接跳過去，大衛在驚慌失措中也曾想掉轉馬頭通過那橋，可是馬不由人，直向着那斷谷衝去，此時的大衛只好閉上了眼睛來接受命運的擺佈，去年此時「撒旦」在此摔死那夥計的陰影也湧上了他的心頭，他想一切都完了……。

可是一個高而長的起落，「撒旦」很輕快的越過了斷崖，待大衛理智剛清醒時，「撒旦」又衝上了另一個山頭，停止在獵狗群的中央，此時的大衛雖然滿身冷汗，但在斷谷的那邊，他們起了一種對「標準騎士」的歡呼，因為他走過了別人從不敢走的路，跳過了死亡的絕谷，遙遙的領先在老騎士們的前面。大衛點起了支香煙，試圖恢復他那鐵青的臉色和顫抖的手腳，等待着其他獵人的趕到。

當天下午，打獵結束後，老菲拉克對他的女兒說：「親愛的，如果妳真愛那年輕人，並且想要他繼續活下去的話，妳必須馬上戒絕他對騎馬的癖好，停止他騎馬，我從沒有看到過如此超脫，冒險的騎士，雖然他馬術優越，但總會有一天將頭顱摔破，那時再戒絕騎馬已經太晚了。」

傍晚，獵人聚首時，小菲拉克神氣十足的爲着未來妹夫那超人的騎術而驕傲，他當衆宣佈把「撒旦」贈送給大衛做結婚的禮物，並說唯有大衛才配騎「撒旦」。

「不！」大衛憂傷的說：「我不能領受「撒旦」，你妹妹已經要我戒絕這會喪失生命的騎馬，她要我答應她以後永不再騎馬，我當然不使她失望，因為我要和她結婚了，這是我最忠誠的答覆。」

所有的人同聲表示反對，哄了起來！

大衛未理採衆議紛紛，他繼續說：「沒人會知道我本身所遭遇到的困難和危險，反正這是我一生中最後一次的騎馬了。」

誰又會知道這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的騎馬呢！